國語卷第十五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九　昭公　韋氏解

士景伯如楚景伯晉理官士彌牟如楚聘也叔魚為贊理叔魚羊舌鮒也贊佐也景伯如楚故叔魚攝其官也傳曰叔魚攝理邢侯與雝子爭田二子皆晉大夫也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雝子故楚大夫奔晉晉與之鄐爭鄐田之彊界也雝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不直故納其女傳曰罪在雝子及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蔽決也抑枉也邢侯殺叔魚與雝子於朝韓宣

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陳尸為戮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鬻賣也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官司寇也干犯也夫以回鬻國之中回邪也中平也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施劾捕也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死時在朝故尸於市在魯昭十四年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中行伯也翟鮮虞也鼓白翟別邑在魯昭十五年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利罰賞也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盈滿也善將若何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憾恨也晉豈其無豈無恨也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貳二心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進進取也不能則退不以安賈貳賈市也安謂不勞師而得鼓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傳而鼓降傳箸也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宛支鼓子鳶鞮也穆子既克鼓以鳶鞮歸既獻而反之其後又畔魯昭二十二年荀吳襲鼓滅之以鳶鞮歸使涉佗守之也令鼓人各

復其所非寮勿從[寮官也]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釐將妻子從鼓子也]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遷從也]臣何賴於鼓[賴利也]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君謂涉宅也]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定安也而汝也]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言委質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烈明也]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即就也虞度也若就私利是爲畔君君有辠故煩司寇舊法策死之法也若臣皆如是是將有不

意度而至之患者晉其如之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吾當脩務何德而得若此之臣乎]乃使行既獻[獻獻功也]言於頃公[言釐之賢於頃公頃公昭公之子去疾也]與鼓子田于河陰[河陰晉河南之田使君而田之]使夙沙釐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獻子范宣子之子士鞅也聘在魯昭二十二年]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言其鄉之山也]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伯禽之魯孫微公之子獻公具也武獻公之庶子武公敖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言學則必知諱不見笑也禮入境而問禁入門而問諱]人

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取於范氏董叔晉大夫也范氏范宣子之女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言富必驕驕必陵人已止也曰欲爲繫援焉欲自繫綴以爲援助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也范姓祁名也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紡懸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我無一何也簡子晉卿趙文子之孫景子之子趙鞅志父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鬬臣捍難之士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此言欲勇則勇士至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梗陽魏氏之邑獄訟也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獻子晉正卿魏戊之父魏舒也傳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或云大宗卽舒也昭謂大宗訟者之大宗爲訟者納賂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閻沒閻明叔寬女齊之子叔褒也皆晉大夫傳曰魏戊使二子諫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主獻子也不賄不貪財也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殃猶病也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佐猶勸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

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屬適也厭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止也）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善二子善諭而不逆獻子能覺改也）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邑晉邑董安于趙簡子家臣多功也周禮曰戰功曰多魯定十三年簡子殺邯鄲大夫趙午午之子稷以邯鄲畔午荀寅之甥也荀寅士吉射之姻也二人作亂攻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時安于力戰有功也）趙簡子賞之辭（辭不受也）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爲前世義於諸侯（言見稱譽於前世諸侯以爲義也）而主弗志（志識也）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耆致也司馬掌兵也）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端玄端委委貌也韠韋蔽膝帶大帶宰宰人宰官也）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女（言戰鬭爲凶事猶人有狂易之疾相殺傷也）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尹鐸簡子家臣晉陽趙氏邑爲治也）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繭絲賦稅保障蔽扞也小城曰保禮記曰遇入保者）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簡子誡襄子

襄子簡子之子無邮也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所謂保鄣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墮壞也壘荀寅士吉射圍趙氏所作壁壘也壘墼曰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增高其壘以自備也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既不墮又增之故怒也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也不可可肯也曰是昭余讎也昭明也明我怨讎以辱我也郵無正進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文子簡子之祖趙武也釁猶讎也難謂莊姬之讒趙氏見討從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趙朔之妻文子之母晉景公之

姊也姬淫於趙嬰嬰兄趙同趙括放之姬讒同括景公殺之文子從莊姬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公族大夫也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位也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正卿上卿羞進也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典常也刑法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無師保也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基始也始更脩之於身以能復其先也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文子之子簡子之父趙成也從其王母在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也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同宗之父兄也子皆疏之

以及此難 荀士之難 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 言見壘培可以戒懼足當師保何爲不增 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 鑑鏡也鳩安也 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 微無也 以免難之賞賞尹鐸 免難之賞單賞也言見戒而懼懼則有備是爲免難也 初伯樂與尹鐸有怨 伯樂無正字 以其賞如伯樂氏 如之也 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 祿所得賞也 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 若如也怨自如故也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弢衉血鼓音不衰 鐵衛地弢弓衣也晉中行寅范吉射以朝歌畔齊鄭與之魯哀公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范吉射逆之簡子禦之遇於戚遂戰於鐵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伏弢上猶能擊鼓面汚血曰衉 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爲右 莊公衛靈公太子蒯聵也圖殺少君不成奔晉簡子許納之時爲簡子車右 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 殪死也九上九下車以救簡子 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 無正王良御御簡子也 曰吾兩鞁將絕吾能止之 鞁靷也能止馬徐行故不絕 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 言次蒯聵 駕而乘材兩鞁皆絕 乘轢也材橫木也 衛莊公禱 禱謂將戰時請福也 曰曾孫蒯聵以諄趙鞅之故 諄佐也 敢昭告于皇祖文王 昭明也皇大也文王康叔之父 烈祖康叔 烈顯

也文祖襄公言文有文德也襄公蒯瞶之祖父靈公之考昭考靈公昭明也靈公蒯瞶之父夷請無筋無骨夷傷也戰鬬不能無傷無筋無絕筋無折骨也無面傷傷於面也無敗用用兵也無隕懼隕隕越也死不敢請言不敢請歸之神也簡子曰志父寄也志父簡子之後名也春秋書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後得反國故改爲志父寄寄禱也

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之囿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史黯晉大夫史墨也時爲簡子史犬田犬也門君囿門也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茲此也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言君從法臣從君也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囿之官也傳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臣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囿不煩麓以告君臣亦不敢煩主之直日以自白也簡子乃還

少室周爲趙簡子右少室周趙簡子臣之姓名也右戎右也聞牛談有力牛談簡子臣也請與之戲戲角力也弗勝致右焉致右於談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爲宰宰家宰也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范吉射中行寅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諫過匡救其惡賞善將順其美薦可而替不薦進也替去也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死其難也）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難謂為亂見逐伐君而敗見討伐也事在魯定公十三年）君出在外（以朝歌畔魯哀五年又奔齊）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立於外有爵土於他國也）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曰東方之士孰為瘉（瘉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小曰蛤大曰蜃皆介物蚌類也）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化謂蛇成鼈黿石首成鯢之類也）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竇犨晉大夫）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人賢人也）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登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

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純色爲犧喻二子皆名族之後當爲祭主於宗廟今反放逐畎畝之中是亦人之化也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卹也新穉穆子晉大夫新穉狗也伐翟在春秋後勝左人中人左人中人翟二邑也遽人來告遽傳也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大謂勝二邑也而主色不怡何也怡悅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純壹也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德不能服必致寇故非福也非德不當雝當猶任也雝和也言唯有德者任以福祿爲和樂也雝不爲幸能和樂則不爲幸也吾是以懼

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甲也瑤宣子之子襄子知伯也知果曰不如宵也知果晉大夫知氏之族也宵宣子之庶子也宣子曰宵也狠狠很戾不從人也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不仁也美鬢長大則賢鬢髮類也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給足也巧文辯惠則賢巧文巧於文辭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待猶假也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太史掌氏姓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善其知人

知襄子爲室美（襄子知伯瑤也美麗好也）士茁夕焉（士茁知伯家臣夕夕往也）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志記也峻峭也原陸也言其高險不安故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言上茂盛冬夏有蔭故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言不兩典）室成三年而知氏亡（三年知伯與韓魏伐趙襄子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始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魏也絳水可以灌平陽平陽韓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趙襄子夜使張孟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遂滅知伯而分其地在春秋後）

廣圻按函補音胡啚切又胡南切函字非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還自衛知襄子伐鄭自衛還也三卿知襄子韓康子魏桓子藍臺地名也）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虎也段規魏桓子之相也）知伯國聞之諫（伯國晉大夫知氏之族）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言所聞與此異）夫郤氏有車轅之難（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嬖於厲公而滅三郤在魯成十七年）趙有孟姬之讒（趙趙同趙括也孟姬趙文子之母莊姬也通於趙嬰兒同括放之孟姬愬愬讒之於景公景公殺之在魯成八年）欒有叔祁之愬（欒欒盈也叔祁范宣子之女盈之母也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愬之於宣子遂滅欒氏）范中行有函冶之難（函冶范皐夷之邑也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

也

爲亂於范氏中行寅與范氏相睦故臯夷謀逐二子卒滅之在魯定十三年 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 三失三失人也 怨豈在明 明著也 不見是圖 不見未形也 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 或大而不爲怨 亦不在小 禍難或起小怨 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 物事也 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 君康子相段規 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 自藍臺之後五年也 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 言段規首爲策作難反知伯者也 遂滅知氏

晉陽之圍 知襄子圍趙襄子於晉陽也魯悼四年知瑤伐鄭恥襄子襄子怨之知瑤驕泰請地於趙趙弗與瑤帥韓魏攻趙襄子襄子保晉陽三家圍之在春秋後 張談曰先王爲重器也爲國家之難 張談趙襄子之宰孟談也重器圭璧鐘鼎之屬 盍姑無愛寶於諸侯乎 欲令行賂以求助也 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 地趙襄子之臣 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 夷平也疾病也言已行有闕病不及先子也 不德而賄 言無德而以賄求助也 夫地也求飲吾欲 言地求飲食我以情欲無忠諫也 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 養長也干求也 吾不與皆斃 皆俱也斃踣也 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 長子晉別縣也 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

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斃踣也誰與我誰與我同力也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鄲晉別縣也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浚煎也讀若濬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先王簡子也謂無以尹鐸為少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晉師三卿之師也灌引汾水以灌之沈竈產鼃民無畔意沈竈縣釜而炊也產鼃鼃生於竈也鼃蝦蟆也

國語第十五終

國語第十六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鄭語

桓公為司徒桓公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少子宣王之弟桓公友也宣王封之於鄭幽王八年為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周衆西周之民東土陝以東也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史伯周太史故猶難也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昌盛也偪迫也當成周者成周雒邑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荊蠻

芊姓之蠻羋熊之後也申呂姜姓應蔡隨唐皆姬姓也應武王子所封鄧曼姓陳嬀姓也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衛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翟北翟也鮮虞姬姓在翟者路洛泉徐蒲皆赤翟隗姓也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八國姬姓也虞虞仲之後虢虢叔之後西虢也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宋子姓薛任姓鄒曹姓莒己姓東夷之國也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翟之人也王支子母弟姬姓是也甥舅異姓是也蠻荊楚也戎翟北翟路洛泉徐蒲是也戎或爲夷非親則頑不可入也親謂支子甥舅頑謂蠻夷戎翟也其濟洛河潁之閒乎言此四水之間可逃也謂左濟右洛前潁後河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是是四水也虢東虢虢仲之後姬姓也鄶妘姓也當幽王時於子男此二國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此虢叔虢仲之後叔仲皆當時二國君之字勢地勢阻固也險有險阨皆恃之而不脩德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妻子曰孥賄財也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甚得周衆奉直辭伐有罪故必勝也若克二邑二邑虢鄶鄔蔽補丹依聚歷莘君之土也言克虢鄶則此八邑皆可得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莘莘國也主芣騩而食溱洧芣騩山名主爲之神主也孔子曰夫顓臾爲東蒙主食謂居其土食其水也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其後卒如史伯之言公曰南方不可乎南方

當成周之南申鄧之間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荆楚也熊嚴楚子鬻熊之後十四世也伯霜楚子熊霜季紃楚子熊紃也仲不立叔在濮耳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叔叔熊濮蠻邑薳氏楚大夫克能也熊霜之世叔熊逃奔濮而從蠻俗熊霜死國人立季紃薳氏將起叔熊立之又有禍難而不能立也是天啓之心也啓開也天開季紃故叔熊不得立有心字誤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言季紃又聰明能和協其民臣之心功德蓋其先王也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替廢也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光大也且重黎之後也重黎官名楚語曰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言楚之先爲此二官夫黎爲高辛氏火正

淳說文作淳

火似誤

高辛帝嚳也黎顓頊之後吳回也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其季曰季連爲芈姓楚之祖也季連之後爲鬻熊事周文王其曾孫熊繹當成王時封于荆蠻爲楚子黎當高辛氏爲火正傳曰吳回爲黎黎火正也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淳大也燿明也惇厚也言黎爲火正能理其職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之爲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大明天明若歷象三辰也厚大地德若敬授民時也先昭四海使上下有章也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常不章章顯也虞夏商周是也是成天地之功者虞幕能聽協風以成物樂生者也虞幕舜後虞思也協和也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者也周語曰瞽告有協風至王乃耕藉之類是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

類者也 單盡也庶衆也品高下之品也禹除水災使萬物高下各得其所 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 保養也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魯語曰契爲司徒而民輯 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 棄后稷也播布也殖長也百穀黍稷稻粱麻麥苽菽雕胡之屬蔬草菜之可食者 其後皆爲王公侯伯 禹身王稷契在子孫公侯伯謂其後杞宋及幕後陳侯也 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 柔潤也嘉善也善材五穀材木也 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 八姓祝融之後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也侯伯諸侯之伯 佐制物於前代者 佐助也物事也前代夏殷也 昆吾爲夏伯矣 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己姓封于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爲夏伯遷于舊許傳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大彭豕韋爲商伯矣 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于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于豕韋者也殷衰二國相繼爲商伯 當周未有 未有侯伯 己姓昆吾蘇顧溫董 五國皆昆吾之後別封者莒其後 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 董姓己姓之別受氏爲國者有飂叔安之裔子曰董父以擾龍服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之鬷川當夏之興別封鬷夷于孔甲前而滅矣傳曰孔甲不能食龍而未獲豢龍氏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 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 彭祖大彭也豕韋諸稽其後別封也大彭豕韋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 秃姓舟人則周滅之矣 秃姓彭祖之別舟人國名 妘姓鄔鄶路偪陽 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妘姓封于鄶鄶今新鄭也鄔路偪陽其後別封也 曹姓鄒莒 陸終第五子曰安爲

周禮注作閩芊蠻矣

曹姓封於鄒皆爲采衛皆妘曹也采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衛衛服去王城三千里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或或六姓之後也在王室蘇子溫子也在夷翟莒偪陽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斟姓曹姓之別也或云夏少康滅之非也傳有斟灌斟尋澆所滅非少康又皆夏同姓非此也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姓夔越不足命也夔越芊姓之別國也楚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惡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摯自棄於夔其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蠻芊蠻矣蠻芊謂叔熊在濮從蠻俗也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昭明也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嬴秦姓芊楚姓代更也干犯也言其代強更相犯間也姜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之後四岳之族也嬴伯翳之後也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秩宗之官於周爲宗伯漢爲太常掌國祭祀書曰典朕三禮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百物草木鳥獸也議使各得其宜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興謂爲侯伯也周衰其將至矣至於伯也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也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曰州何如問可居否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沓黷也忍忍行不義因就也惟謝郟之閒閒謂郟南謝北虢鄶在焉郟後屬鄭鄭哀楚取之魯昭元年傳曰葬王於郟謂之郟敖是也其家君侈驕家大也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忠信爲周言民慢黷其君而未及於忠信也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更君更與

君道導之則易取也且可長用也長用久處也公曰周其弊乎弊敗也對曰殆於必弊者殆近也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大誓周書言民惡幽王猶惡紂欲令之亡天必從之也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王幽王也高明昭顯謂明德之臣暗昧幽暝不見光明之道也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顏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也頑童昏固陋也謂皆暗昧窮陋不識德義者去和而取同和謂可不以相濟同同欲也君子和而不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陰陽和而萬物生同同氣也以它平它謂之和謂陰陽相生異味相和也故能豐長而物生之土氣和而物生之國家和而民附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裨益也同者謂若以水益水水盡乃棄之無所成也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雜合也成百物謂若鑄冶煎亨之屬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剛強也和六律以聰耳聽和則聰也正七體以役心役營也七體七竅也謂目爲心視耳爲心聽口爲心談鼻爲心芳也平八索以成人平正也八索謂八體以應八卦也謂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離爲目兌爲口坎爲耳艮爲手建九紀以立純德建立也純純一不尨駁也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胃膀胱腸膽也紀所以經紀性命立純德也周禮曰九藏之動賈唐云九紀九功也合十數以訓百體此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賈唐云十數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百體百官各有體屬也合此十數之名以訓導百官之體也出千品具萬方百官官有徵品

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位謂之萬方方道也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計筭也材裁也賈唐說皆以萬萬爲億鄭後司農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從古數也經常也姟備也數極於姟萬萬曰姟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其常入舉九姟之數也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九畡九州之極數也楚語曰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周訓而能用之龢樂如一忠信爲周訓敎也言以忠信敎導之其民龢樂如一室也夫如是龢之至也至極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同則不繼求財於有方使各以其方賄來方之所無則不貢也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工官也講校也多衆也物事也聲一無聽五聲雜然後可聽也物一無文五色雜然後成文也味一無果五味合然後可食果美也物一不講講論校也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類猶和也天奪之明欲無獘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石父虢君之名也巧從巧於媚從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聘后申后內妾褒姒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侏儒戚施皆優笑之人御侍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以爲卿士而妖孼之臣用之於位倖幸之人置之於側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宣王幽王之父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於是宣王聞

服考工記鄭注引作箙

之有夫婦鬻是器者 鬻賣也 王使執而戮之 戮之於路 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 府王內之府藏也 此人也收以奔褒 此人賣弧服者收取也 褒人有獄而以爲入 褒人褒君姁也獄罪也入進之於王 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爲乎 爲治也 訓語有之 訓語周書 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 褒人褒君共處曰同 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 二先君也 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 止留也 卜請其漦而藏之吉 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 乃布幣焉而策告之 布陳也幣玉帛也陳其玉帛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漦 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 櫝櫃也 傳郊之 傳祭於郊 及

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 末末年沵漦之歲也 漦沵於庭不可除也 言沵於庭前謂玫而發之也 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 裳正幅曰幃譟讙呼也 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 黿或爲蚖蚖蜥蜴也象龍 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 既盡也遭遇也毀齒曰齔未盡齔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 既笄而孕 孕任身也女十五而笄 當宣王而生 厲王沵彘共和十四年死十五年宣王立立四十六年幽王在位十一年而滅 不夫而育 育生也 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 逸亡也 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於王 褒姁褒君也 王遂置之 置赦褒姁 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

生伯服以邪辟取愛曰嬖使至有漸之言也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使淫德而加之焉加遺也遺以褒姒也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精熟爲酋腊極也滋益也申繒西戎方强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咎之舅也繒姒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于申周衰故戎翟强也王室方騷騷擾也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太子將奔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畀與也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言幽王無道無與共守者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脩德於二國二國亦欲助正徼其後福申呂方强呂申同姓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也王師若在在在申也其救之亦必然矣

王心怒矣虢公從矣言石父在亦從王而怒凡周存亡不三稔矣稔年也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時難也用備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武武王文文王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文王子孫魯衛是也胙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武王之子應韓不在三君云不在時已亡也昭謂若已亡無宜說也近宣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後爲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則其亡平王時也應則在焉上史伯云南有應鄧是也不在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距險距守之地險也小小國謂虞虢霍楊韓魏芮之屬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國既險固若增之以德可以大開土宇後魯閔元年晉滅魏霍倍五

年滅虞虢也

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爲宣王大夫詩序云秦仲始大齊侯齊莊公姜姓之有德者此二人爲姜嬴之雋且國大故近興也

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虢鄶鄢蔽補丹依𩥎歷莘也後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賈侍中云寄地猶寄止也

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即位八年九年而王室始騷騷謂適庶交爭亂虐滋甚也十一年而斃幽王伐申申繒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驪山戲水桓公死之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代更也平王即位五十一年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景當爲莊莊公秦仲之子襄公之父取周土謂莊公有功於周周賜之土也及平王東遷襄公佐之故得西周豐鎬之地始命爲諸侯三君皆云秦景公宣王季年伐西戎破之遂有其地昭謂幽王爲西戎所殺故史伯云申繒西戎方強至平王時秦襄公猶征伐之故詩序云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是也又景公乃襄公十世之孫而云宣王時破之遂有其地謬矣

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文侯文侯仇也定謂迎平王定于洛邑

齊莊僖於是乎小伯莊齊太公後十二世莊公購也僖莊公之子祿父也小伯小王諸侯盟會

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蚡冒楚季紃之孫若敖之子熊率濮南蠻之國叔熊避難處也

國語第十六終

蔵誤

國語第十七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楚語上

莊王使士亹傅大子葴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也士亹楚大夫葴恭王名也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賴恃也對曰夫善在大子大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朱堯子封於丹舜有商均均舜子封於商啓有五觀啓禹子也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

有觀扈湯有太甲太甲湯孫太丁之子不遵湯法伊尹不能正放之于桐文王有管蔡管蔡文王子周公兄也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煩亂也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賓服也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楚賢大夫申公也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聳獎也抑貶也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謂先王之世繫也昭顯也幽闇也昏亂也爲之陳有明德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以休懼其動休嘉也動行也使之嘉顯而懼廢也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道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邵僖公之屬詩所美者也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則法也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疏滌也樂者所以移風易俗蕩滌人之邪穢也鎮重也浮輕也教之令使訪物官令謂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業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語治國之善語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訓典五帝之書也族類謂若惇敘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悛改也則文詠物以行之文文詞也詠風也謂以文詞風託事物以動行之也求賢良以翼之翼輔也悛而不攝則身勤之攝固也勤勤身以勗勉也多訓典刑

以納之刑法也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徹通也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明久長以道之信有信然後可長久明度量以道之義義宜也言度量所宜也明等級以道之禮等級貴賤之品明恭儉以道之孝恭儉所以事親明敬戒以道之事敬戒於事則無敗功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昭明也明利言利人及物明除害以道之武除害去暴亂也明精意以道之罰明盡精意斷之以精明正德以道之賞正德謂不私所愛也明齊肅以耀之臨齊一也肅敬也耀明也臨臨事也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濟成也爲爲師傅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

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宣徧也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興猶成也夫子踐位則退夫子太子也退謙退也自退則敬自退則見敬也不則赧赧懼也不自退則恒憂懼

恭王有疾恭王大子箴也疾在魯襄十三年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業伯業也覆楚國之師不穀之辠也覆敗也謂鄢陵之戰爲晉所敗若得保其首領以沒保首領免刑誅也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爲靈若厲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言春秋禘祫當以立謚序

昭穆從先君於廟堂也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謚子囊恭王弟令尹公子貞也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先其善先舉君之善事以爲稱不從其過不從其過行也赫赫楚國而君臨之赫赫顯盛也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撫安也征正也南海羣蠻也訓敎也寵榮也敎及諸夏謂主盟會頒號令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謚法旣過能改曰恭若先君善先其善事則請爲恭大夫從之

屈到嗜芰屈到楚卿屈蕩子子夕也芰蔆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家臣曰老宗老爲宗人者曰祭我必以芰及祥祥祭也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宗老曰夫子屬之夫子屈到也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承奉也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微無也雖使無楚國之稱諸侯猶皆譽之以爲善也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諸侯以太牢也大夫有羊饋羊饋少牢也士有豚犬之奠士以特牲庶人有魚炙之薦庶人祀以魚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共之以多少爲差也不羞珍異不陳庶侈羞進也庶衆也侈猶多也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干犯也

湫舉娶於申公子牟湫舉楚大夫伍參之子伍奢之父伍舉也子牟申公王子牟也

子牟有辠而亡[亡奔也]康王以湫舉為遣之[康王恭王之子康王昭也]湫舉奔鄭將遂奔晉[鄭小而近故欲奔晉]蔡聲子將如晉[蔡聲子蔡公孫歸生子家也唐云楚滅蔡蔡聲子為楚大夫昭謂蔡時尚存聲子通使於晉楚耳在魯襄二十六年]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侑[饗食也璧侑以璧侑食也]曰子尚良食[尚猶強也良善也]二先子其皆相子[相助也二先子謂湫舉之父伍參聲子之父子朝也傳曰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主盟主也]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自謂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使子得歸也]湫舉降三拜[拜善言也]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四馬曰乘受而不辭定其心也]還見令尹

說文諟理也韋以是為諟省也

子木[子木屈建也傳曰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也]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蔡晉同姓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也]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若楚[順說之辭也時趙武為晉正卿不及子木之忠然而有德]其大夫則賢[賢於楚大夫也]其大夫皆卿材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杞梓良材也皮革犀兕也]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子元楚武王子文王弟王子善也欲蠱文夫人遂處王宮鬬班殺之在魯莊二十八年及三十年]或譖王孫啓於成王[啓子元子也成王文王子也或譖啓與父同辠]王弗是[是理也]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晉楚戰於

戢宋本亦有戢黎二字據注疑是衍文

城濮在魯僖二十八年遁逃退也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軫先軫晉中軍帥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子玉楚令尹得臣也與王心違王不欲戰子玉固請王怒少與之師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東宮西廣楚軍營名諸侯之從者畔者半矣畔舍子玉也若敖氏離矣若敖氏子玉同族離謂不欲戰也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爲也昔莊王方弱方弱未二十申公子儀父爲師儀父申公鬬班之子大司馬鬬克也王子燮爲傅燮楚公子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師崇楚太師潘崇也子孔楚令尹成嘉也舒羣舒也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施皋於二師二師潘崇子孔也室家資也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師子孔潘崇之師也二子懼故以王如廬廬楚邑也傳曰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不得故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弗克而還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戢黎廬大夫也二子燮及儀父也或譖析公臣於王析公臣楚大夫也或譖之言與知二子之亂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也規猶有也東夏蔡沈也傳曰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諸華繞角之役在魯成六年昔雝子之父兄譖雝子於恭王雝子楚大夫父兄同宗之父兄也王弗是雝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鄢鄢陵也在魯成十六年雍子與於軍事

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 欒書晉正卿料數也 在中軍王族而已 唐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 若易中下楚必歆之 中下中軍之下也歆猶貪也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誘楚也傳曰欒范易行以誘之鄭司農以爲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 若合而臽吾中 合合戰也臽入也中中軍也 吾上下必敗其左右 晉上下軍必敗楚之左右軍也 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 萃集也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 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雖子之爲也 王楚恭王也面傷謂呂錡射其目 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取於鄭穆公 公子夏陳宣公之子御叔之父也爲御叔取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也

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子南夏徵舒之字也御叔蚤死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夏姬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以諸侯討之而滅陳 使子南戮於諸侯 言爲諸侯所戮在魯宣十一年 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襄老 畀予也巫臣楚申公屈巫子靈也子反司馬公子側也襄老楚連尹也初莊王欲納夏姬巫臣諫王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辠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王乃止將以賜巫臣則又與子反子反欲取之巫臣又難之卒以與襄老 襄老獲於邲二子爭之未有成 晉楚戰於邲在魯宣十二年晉知莊子射襄老獲之以其尸歸二子子反巫臣也爭爭夏姬成定也 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 巫臣導夏姬使歸託以求襄老之尸恭王遣焉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使適齊至鄭遂以夏姬行 遂奔晉

李本作湎然引領南望疑此本兩字誤

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爲行人於吳（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在晉請使於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使其子爲吳行人）而教之射御
道之伐楚至于今爲患則申公巫臣之爲也今湫舉
取於王子牟子牟得辠而亡執政弗是（執政卿也）謂湫舉
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而望（緬猶邈也領頸也）
曰庶幾赦吾辠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
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豐大也）子木愀然（愀愁貌）
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
爲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不居言當奉命

於伐國）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軫車後橫木也言四時相聘問之事回車於諸侯也）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資賂也東陽楚北邑）不然
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
晉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倍其室益其家也）乃使湫
鳴召其父而復之
靈王爲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章華地名吳語曰乃築臺於章華之上）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伍舉湫舉也湫邑也）對曰臣聞國君
服寵以爲美（服寵謂以賢受寵服是爲美也）安民以爲樂（以能安民爲樂）聽
德以爲聰（聽用有德也）致遠以爲明（能致遠人也）不聞其以土

木之崇高形鏤爲美形謂丹楹鏤謂刻桷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金鍾也石磬也匏笙也竹簫管也昌盛也囂譁也庶衆也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察審也清濁宮羽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氛氛祲氣也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折俎籩豆之陳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言二國朝事楚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相相導也華元宋卿華御事之子右師元也駟騑鄭穆公之子子駟也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贊佐也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是以除亂

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敗廢民之時務百官煩焉爲之徵發舉國留之留治之也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啓疆楚卿薳子也魯侯昭公也事在昭七年懼之以蜀之役蜀魯地魯宣公使求好於楚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至成公即位受盟於晉楚子怒使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蜀魯人懼使孟孫賂楚以請盟在魯成二年而僅得以來僅猶劣也使富都那豎贊焉富富於容貌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長鬣美須髯也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内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

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德則不也）縮於財用則匱（縮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封厚也胡何也何以爲美）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安得獨肥且言將有患）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騷愁也離畔也邇境內遠鄰國也）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正長也）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帥師旅也）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心畔離也）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積土曰臺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實戎士也）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爲氛吉氣爲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見之）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使屋榭不蔽目明而已）其所不奪穡地（稼穡之地）其爲不匱財用（爲作也）其事不煩官業（業事也）其日不廢時務（以農隙也）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不害穀土也磽确也）城守之末於是乎用之（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暇閒也）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隙空閒時也）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謂經度之立其基址也天子曰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攻治也不日不程課以期日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疾也子來如子爲父使）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囿域也麀牝鹿也攸所也視牝鹿所伏息愛牸任之類也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臺所以望氛祥而備災害榭所以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也不知其以匱之也知闇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以爲得事之正楚其殆矣殆危也

靈王城陳蔡不羹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十一年滅蔡使公子棄疾爲蔡公今潁川定陵有東不羹城襄城有西不羹亭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子晳楚大夫僕夫也范無宇楚大夫芋尹申無宇也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不服心不服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禮地方十里爲成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步卒七十二人甲

士三人三國各千乘其地三千成也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志記也言在書籍所記國爲大城未有利者國作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京嚴公弟叔段之邑櫟鄭子元之邑魯桓十五年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檀伯子元也衛有蒲戚蒲甯殖之邑戚孫林父之邑宋有蕭蒙蕭蒙宋公子鮑之邑魯有弁費弁費季氏之邑齊有渠丘渠丘齊大夫雝廩之邑晉有曲沃曲沃欒盈之邑秦有徵衙徵衙秦桓公之子景公之弟公子鍼之邑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叔段圖纂嚴公不克出奔在魯隱元年封國也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魯嚴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大夫傅瑕與之盟而赦之使殺鄭子而納厲公鄭子嚴公子子儀也衛蒲戚實出獻公甯殖孫林父逐衛獻公獻公奔

齊在魯襄十四年宋蕭棠實殺昭公昭公兄鮑殺昭公而立在魯文十六年魯弁費實弱襄公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卑公室作三軍而自征之二十九年又取弁以自予齊渠丘實殺無知魯嚴公八年無知殺襄公而立九年雍廩殺之晉曲沃實納齊師欒盈奔齊齊嚴公納之盈以曲沃之甲晝入爲賊於絳在魯襄二十三年秦徵衙實難桓景公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難謂使逼也魯昭元年鍼奔晉其車千乘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皆見記錄於諸侯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拇大指也毛須髮也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掉作也變動也勤勞也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帥循也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辨之以名名號也書之以文書其名位及其所掌主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易物易其尊卑服物之宜也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處暑在七月節處止也䖟螚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大曰䖟小曰螚螚不能掉尾蓋重也以言三國亦將然也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惕惕懼也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咫言少也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是言誕也誕虛也右尹子革侍子革楚大夫亨故鄭大夫子然之子然丹也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

陳蔡及不羮人納棄疾而殺靈王城後三年在魯昭十三年棄疾恭王子靈王弟平王也靈王爲無道棄疾入國爲亂三軍畔之於乾谿王自殺言殺者王之死由三國也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倚相楚左史也子亹楚申公史老也廷見于廷見之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九十曰耄舍棄也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交夾也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也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給供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儆於國箴刺也儆戒也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師長大夫士衆士也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舍謂不諫誡也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言謗譽之言也志記也在輿有旅賁之規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事戎祀也瞽樂太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工瞽矇也誦謂箴諫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君云懿戒書也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毛詩敘曰抑

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叡明也書曰叡作聖謚法威强叡德曰武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害傷也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日昳曰昃易曰日中則昃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老老恃楚國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也爲人臣尚如此王將復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難以爲治子亹懼曰老之過也老子亹名也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楚大夫白公也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亹已止也對曰用之實難已

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不欲聞諫也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武丁高宗也聳敬也至邇也邇于神明謂夢見傅說以入于河遷于河內自河徂亳從河內徃都亳也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默諒闇也思道思君人之道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雝卿士患之患其不言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令命也稟受也武丁於是作書作書解卿士也賈唐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傅說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

茲故不言（類善也茲此也）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公上公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使磨礪也）若津水用女作舟（喻遭津水）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天旱自比苗稼也三日以上為霖）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瞀攻己急也瘳愈也）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若武丁之神明也（通於神明）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乂治也）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

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非嫡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奔也）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輿衆也誦誦善敗也誥告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地方百里曰同方欲美之故尤小焉）而至於有畿田（方千里曰畿）以屬諸侯（屬會也）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

弗信言爲政不躬親之則衆民不信也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辠也王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然故復使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憖猶願也寘置也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賴恃也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犛犛牛也規規諫也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爲之乎今象出徼外其三獸則荆交有焉巴浦地名或曰巴巴郡浦合浦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乾谿楚之東地名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内子子期楚平王之子子西之弟公子結也爲大司馬卿之嫡妻曰内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弃之其可乎愿慤也弃内子首服銜弃也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諡違厲以爲恭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子木違父命以羊饋易芰薦君子曰違而道違命合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弊於鄢穀陽豎子反之内豎也弊踣也魯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楚師敗平王傷目明日將復戰王召子反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不能見王王曰天敗楚也乃宵遁子反自殺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芋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君子曰從而逆從從欲也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欲得其道故

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若敖子夕）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經經緯也）而欲薦芰以干之（干犯也以妾爲妻猶以芰當祭也）其可乎子期乃止

國語第十七終

國語第十八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楚語下

昭王問於觀射父（昭王楚平王之子昭王熊軫也觀射父楚大夫也）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周書謂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也重黎顓頊掌天地之臣也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少皞之末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若重黎不絕天地民豈能上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

神不雜雜會也謂司民司神之官各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爽明也攜離也貳二也齊一也肅敬也衷中也其知能上下比義義宜也其聖能光遠宣朗聖通也朗明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徹通也如是則明神降之降下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見鬼者周禮男亦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處居也位祭位也次主次其尊卑先後也而為之牲器時服牲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當用也時服四時服色所宜也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烈明也而能知山川之號號名位也高祖之主高祖廟之先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父昭子穆先後之次也春秋躋僖公謂之逆祀齊敬之勤齊莊也禮節之宜

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崇飾也忠信之質質誠也禋絜之服絜祀曰禋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祝太祝也掌祈福祥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名姓謂舊族若伯夷炎帝之後為堯秩宗生嘉穀非卵之屬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彝六彝器俎豆量大小也次主之度疏數之度屏攝之位周氏云屏者并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壇場之所除地曰場上下之神氏姓之出所自出也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宗宗伯也掌祭祀之禮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類物謂別善惡利器用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

能有明德明德謂降福祥不爲災孽也民神異業業事也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生善物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皡之衰也九黎亂德少皡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同位故雜糅方猶別也物名也夫人作享家爲巫史夫人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接神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爲之無有要質質誠也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言民困匱於祭祀而不獲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齊同也嚴敬也威畏也神狎民則不蠲其爲狎習也則法也蠲潔也其爲所爲也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荐重也臻至也氣受命之氣也顓頊受之少皡氏沒顓頊氏作

左傳正義引作木正
重蓋非韋本

受承也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也周禮則宗伯掌祭祀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書云火當爲北北陰位也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侵犯也是謂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也堯興而誅之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叙次也分位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程國也伯

爵也休父名也失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爲大司馬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也

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寵尊也言休父之後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違故不復通也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亂謂幽平以下也禦謂止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言天地體成不復改變也何比之有言不相比近也

子期祀平王子期楚平王之子結也平王共王子昭王父也祭以牛俎於王致牛俎於昭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王感俎肉而問牲何所及對曰祀加於舉加增也舉人君朔望之盛饌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大牢牛羊豕也會會三大牢舉四方之貢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特一也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少牢羊豕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特牲豕也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角如繭栗郊禘祭天也烝嘗不過把握握長不出把者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備物體具而精潔者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一而潔二精玉帛也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也八種八音也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九祭九州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子至亥也擇其吉日令辰以致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

芻說文作犓

數以奉之百姓百官受氏姓也千品姓有徹品十十爲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也明德以昭之昭昭孝敬也和聲以聽之中和之聲使神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至神至也休慶也毛以示物物色也血以告殺明不因故也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齊潔也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肅疾也承奉也王曰芻豢幾何草食曰芻穀食曰豢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浹日十日也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已止也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昭孝養使民蕃息也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氣志氣也縱放也底著也底則滯滯久不震滯廢也震懼也言無祭祀則民無所畏忌無所畏忌則志放縱志放縱則遂廢滯難復恐懼也生乃不殖生人物也殖長也不長神不降以福也是用不從不從上令也其生不殖不可以封封國也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以事類曰類日祭于祖考月薦于曾高時類于二祧歲祀于壇墠諸侯舍日有月享也卿大夫舍月有時祭也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天子徧祀羣神品物品物謂若八蜡所祭猫虎昆蟲之類也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三辰日月星也祀天地謂二王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卿大夫祀其禮禮謂五祀及祖所自出也士庶人不過其祖祖王父也日月會于龍

豵豵龍尾也謂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日月合辰于尾上月令曰孟冬日在尾土氣含收含收
收縮萬物含藏也天明昌作昌盛也作起也謂天氣上也是月純坤用事百嘉備
舍嘉善也時物畢成舍入室也羣神頻行頻並也並行欲求食也國於是乎
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烝冬祭也嘗嘗百物也月令孟冬大飲烝傳曰閉蟄而烝百
姓夫婦擇其令辰辰十二辰也奉其犧牲敬其齍盛潔其
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禋潔也子眾子姓同姓也從
其時享虔其宗祝宗主祭祀祝主祝祈也道其順辭以昭祀其
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
姻比爾兄弟親戚合會也比親也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

慝弭止也苛虐也殄覆也止覆謂解怨除恨之辭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合結也謂
於此更申固之億其上下億安也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敎民虔
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
也王后必自舂其粢器實曰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
牛刲羊擊豕刲刺也擊殺也夫人必自舂其盛在器曰盛上言粢下言盛
互其文也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
子親舂禘郊之盛帥后舂之王后親繅其服服祭服也祭義云夫人繅
三盆則王后其一盆與周語曰王耕一墢班三之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
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

其舍之也 攝持也舍廢也 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 端玄端之服也冕大冠也監視也不違心謂心思端正服則端冕也 玉帛爲二精 明潔爲精 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 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 乾稱剛健故武 地事文 地質柔順故文易曰坤爲文 民事忠信 以忠信爲行 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 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官也 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 質有賢質也能言能言其官職也 而物賜之姓以監

其官是爲百姓 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司馬太史之屬是也 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 謂一官之職其僚屬徹於王者有十品百官故有千品也 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 五物謂天地神民類物之官也臣之臣爲陪屬謂有僚屬轉陪貳相佐助復有十等千品故萬官也 官有十醜爲億醜 醜類也以十醜承萬爲十萬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爲億 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 九畡九州之內有畡數也食兆民耕而食其中也天子曰兆民 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經常也常入征稅也 鬭且廷見令尹子常 鬭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 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

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財實也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養求者衆妨財力也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爲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饗贈也獻貢也家貨足以供用家大夫也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封國也昔鬬子文三舍令尹子文鬬伯比之子於菟也舍去也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楚文王之子頵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筐器名也羞進也至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奉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爲楚良臣莊王成王孫也若敖氏子文之族也魯宣四年子文之弟子鬬椒爲亂莊王滅若敖氏之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其子孫當昭王時爲鄖公是不

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子囊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羸瘠也言日日又甚四境盈壘盈滿也壘壁也言壘壁滿於四境之內道殣相望道冢日殣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慍怒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犯敗也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成王穆王商臣之父也欲黜商臣而立其弟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殺蹯掌也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靈王不君罷弊楚國三軍叛之如行人之遺棄其跡也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猶禦也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柏舉楚地隨漢東國也初蔡昭侯朝於楚子常欲其佩唐成公亦朝焉子常欲其驌驦馬二君不予而留之三年後棄之乃得歸歸與吳伐楚大敗之在魯定四年奔隨自鄖奔隨也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吳人闔閭也出奔隨也濟渡也成臼津名見藍尹亹載其孥藍尹亹楚大夫也妻子曰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隊失也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

影宋本空二格

其有故（子西，平王之子，昭王之庶兄令尹公子申也。故，猶意也。）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而，汝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瓦，子常名也。長，猶積也。）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庚悛而更乎。（悛，改也。）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庚懼而鑒前惡乎？（鑒，鏡也。）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何惜於死），死在司敗矣。（楚謂司寇為司敗。）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言見疊則念前敗也。）王乃見之。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楚邑也），鄖公之弟懷將弒王。（鄖公，令尹子文玄孫之孫，蔓成然之子鬬辛也。）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平王，昭王考也。父，蔓成然也。成然立平王，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外內易行），不為豐約舉（豐，盛也。約，衰也。舉，動也。）。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敵，敵體也。），非是不讎。下虐上為弒，上虐下為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殃，病害也。）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避懷）

也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均同也賞罰無別故懼也）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子期蔓成然字）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崇終也替廢也詩云曾不崇朝）與哀殯喪（塗木曰殯）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思公義也）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柏舉之戰）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嗣闔閭子夫差也甚謂政德過於父也）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逸淫也）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卹民之羸（羸病也）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若受賞也）有過必悛（悛改也）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濟成也志戰克也）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翳鄣也）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王孫圍聘於晉（王孫圍楚大夫也）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

相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鞅也鳴玉鳴其佩玉以相禮也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横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幾何世也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言以賢爲寶不以寶爲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口實毀弄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敘次也物事也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媚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也連屬也水中之可居曰洲徒其名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爲弓弩齒象齒所以爲弭皮虎豹皮也所以爲茵鞬韋犀兕也所以爲甲冑羽鳥羽也所以爲旌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首賦兵賦虞度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導行也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媚於神故皇神相之皇大也相助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保安也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玩玩弄之物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祭祀之玉也龜足以憲

臧否則寶之憲法也取善惡之法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精故以禦火災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所以爲兵也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譁囂猶讙譊謂若鳴玉以相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微刺簡子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惠王昭王子越女之子章也梁楚北境也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貳二心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憾恨也無恨謂得志也偪偪上也偪則懼貳偪則懼誅故貳也夫盈而不偪盈志滿也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壽保也不知其它它子孫也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恃險而貳將見誅絕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王孫勝故平王大子建之子白公勝也初費無極爲大子少師無寵大子取於秦而美勸王納之遂譖大子曰建將叛大子奔鄭又與晉謀鄭鄭人殺之勝奔吳在魯哀十六年沈諸梁聞之沈諸梁楚左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寘置也傳曰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展誠也誠謂復言非忠信之道愛而不仁外愛人內無仁心也詐而不知以詐

犯義二字當是注誤為正文 廣圻案疑當作不毅也

行謀而非知道也知人不詐毅而不勇毅果也直而不衷衷中也君子惡訐以為直者周而不淑周密也淑善也復言而不謀身展也復言言可復不欺人也不謀身不計身害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外愛人不計終身也以謀蓋人詐也蓋掩也彊忍犯義毅也彊彊力也忍忍犯義也直而不顧不衷也不顧隱諱周言棄德不淑也取周其言而不以德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狷者直己之志不從人也不潔非潔行也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悛改也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復復其前言也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帥帥衆也其周也足以蓋之言其周密足以覆蓋其惡也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怨謂譖太子費無極之徒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速疾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耀之以大利耀示也不仁以長之長其利欲思舊怨以脩其心脩其報讎之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釁隙也非子職之其誰乎職主也言子西將王此禍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大寵令尹司馬也動而得人愛故得人怨而有術父死而怨故有術也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司馬子西之弟子期也子西曰德其忘

怨乎言緩之以德必忘怨也余善之夫乃其寧寧安也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欲專寵也懼有惡焉惡其上也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靖安也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嗜貪也疾味爲已生疾害諭好不善也夫誰無疾眚眚猶灾也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爲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蕃籬壁落也閑闌也是之爲日惕惕懼也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鬬椒也子干子晳恭王庶子公子比公子黑肱也平王所殺而代之何獨不召而近也能幾何言危不久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騶馬繻齊大夫也胡公齊大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貝水水名胡公虐馬繻馬繻殺胡公內之貝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戕殘也歜職皆齊臣懿公齊桓公之子商人也爲公子時與邴歜之父爭

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魯文十八年懿公遊于申池二人殺公而內竹中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樹長魚矯晉大夫也殺三郤錡犨至也犨與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嬖於厲公譖而殺三郤于樹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圉人養馬者子般魯莊公太子次舍也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鞭之莊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公子慶父通于夫人夫人欲立之慶父使犖賊子般于黨氏在魯莊三十二年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故事也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鑒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蒙覆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逃勝之難也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言子好尚勝人也不從遂使爲白公子

高以疾閒居于蔡蔡故蔡國楚滅之葉公兼而治焉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讎子西既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又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作亂殺二子於朝在魯哀十六年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夫子子西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定王室謂兼令尹司馬以平楚國也既定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于葉塟二子之族之族多見害故皆爲塟之

國語第十八終

國語第十九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吳語

韋氏解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夫差泰伯之後闔廬之子姬姓也勾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芊姓也鄭語曰芊姓夔越越世本亦云越芊姓也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於檇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報檇李也越逆之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之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大夫種乃獻謀種越大夫也獻進也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庸用也夫申胥

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奢誅于楚員奔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子也華氏作亂於宋而敗登奔吳爲大夫簡習也挫毀折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鉤弦也拾捍也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化之猶一人善射而百夫競著決拾而效之】勝未可成【成猶必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猶豫也履行也】不可以授命【授命猶鬬命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戎兵也約卑也成平也言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以求平於吳吳民必喜】【侈大也】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足畏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寬緩也】

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奪之食稻蟹之屬也燼餘也】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布陳也幣玉帛也顯猶公露也】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見禍於天得罪謂傷闔廬也言天王尊之以名】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趾足也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宥寬也】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緊是也使白骨生肉德至厚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

其似誤

怨（遠邑稱鄙言吳侵越之邊垂心懷怨恨也）以重得罪於下執事（重得罪謂報見侵也）勾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言此謙也）親委重罪頓顙於邊（委猶歸也邊邊境也）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察理也屬會也殘伐謂喩會稽也）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之號令）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一介一人晐備也姓庶姓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槃承盥器也晉語曰奉匜沃盥御近臣宦豎之屬）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豈能辱意裁制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搰發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封殖以草木喻也殖本曰封殖立也明顯也聞於天下言天下備聞也）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芟草曰刈勞功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實事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義宜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齊也）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拂絕也）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旅而討之）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強也

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轉也玩弄也盛本曰股）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也約卑也從隨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離畔也落殞也憔悴瘦病也）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炎炎進皃）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也傳曰封豕長蛇）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奚何也隆盛也）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虞度也）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

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未乾喻近也）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反謂盛者更衰禍者有福）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舍廢也愆過也）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眾庶（裕饒也）其民殷眾（殷盛也）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

戚說文作慽

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間〔戚猶惕也　間閒隙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疥癬在外爲害微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壤地接而王越脩德也〕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以人爲鏡見成敗以水爲鏡見形而已書曰人無于水鑑當于民鑑〕昔楚靈王不君〔不得爲君之道〕其臣箴諫以不入〔入受也〕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地名〕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闕穿也陂壅也舜葬九嶷其山體水旋其丘下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罷弊楚國以閒陳蔡〔閒候也候其隙而取之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不脩方城之內〔方城楚北山〕踰諸夏而圖東國〔諸夏陳蔡也東國徐夷吳越也〕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沮汾水名楚東鄙沮汾之間乾谿也魯昭六年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次于乾谿〕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殃害也民罷國亂中外叛潰事在魯昭十三年〕王親獨行屏營傍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涓人今中涓也疇名也〕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墣塊也〕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闈不納〔棘楚邑闈門也〕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申亥楚大夫芋尹無宇之子也傳曰王沿夏將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

很疑影宋誤

諸棘闕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傳曰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事皆見記於諸侯之耳而未忘也今王既變鯀禹之功王夫差也變易也魯語曰禹能以德脩鯀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高高起臺榭下下深汙池也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天奪吾食都鄙荐饑天奪吾食稻蟹也都國也鄙邊邑也荐重也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很違也夫吳民離矣有離叛也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傾傷也言衆獸羣聚其中一个被矢則百羣皆駭以言吳民臨陳就戰或小有傾傷亦復然也王其無方收也方道也收還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

說文誶字下引國語誶申胥

二年遂伐齊夫差十二年魯哀十一年齊人與戰於艾陵艾陵齊地師敗績吳人有功傳曰獲齊國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奚斯吳大夫釋解也以言辭自解歸非于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役兵也汶齊水名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不敢左右暴掠齊民唯有恩好之故也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國子齊卿國書也犯陵也獵震也天若不知有辠則何以使下國勝下國吳自謂也言天若不知有辠何以使吳國勝齊也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訊告讓也曰昔吾先王體德聖

明 影宋本連

明達於上帝先王闔廬也上帝天也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二耜爲耦言子胥佐先王其猶耕者之有耦以成其事也以立名於荊此則大夫之力也立名于荊謂敗楚于柏舉昭王奔隨時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恬靜也逸樂也而處以念惡處居也居則念爲惡於吳國出則罪吾衆罪吾衆謂吳民離矣體有所傾之屬撓亂百度撓擾也度法也以妖孽吳國妖言越當襲吳也今天降衷于吳衷善也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實式靈之式用也靈神也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劒而對釋解也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言闔廬以前以能遂疑計惡遂決也計慮也以不陷於大

史記吳世家索隱曰國語抉為辟又云以手抉

難今王播棄黎老播放也黎凍梨壽徵也而孩童焉比謀孩幼也比合也曰余令而不違不違言莫違也夫不違乃違也乃違道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小喜勝敵之喜謂有所克定也而遠其大憂大憂在後故遠也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世繼世也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得謂克楚也傳曰闔廬食不二味勤恤其民取之謂此也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亡之謂不正其師以班處宮復爲楚所敗也用能援持盈以沒盈滿也沒終也而驟救傾以時以時不失時也今王無以取之言無政德而天祿亟至亟數也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

之王慍曰云云與今本大異

据宋本注刪正文干字衍

王之親爲越之擒也員請先死辟易狂疾將死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鴟夷革囊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熟也謂後年不至於熟而北征也夫差以哀十一年殺子胥十二年會魯于橐皋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閒闕穿也商宋也北屬之沂沂水名出泰山蓋南至下邳入泗西屬之濟濟水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黃池地名晉公午晉定公也黃池事在魯哀十三年

於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舌庸二子越大夫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沿順也逆流而上曰泝循海而逆入於淮以絕吳王還歸之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郊也王子友夫差太子也夫差未反越乎伐吳吳距之獲太子友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泝江江吳江也或有淮字誤耳以襲吳入其郛郛郭也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大舟王舟徙取也

吳晉爭長未成長先也成定也邊遽乃至以越亂告遽傳也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也今吾道路悠遠悠長也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先晉令晉先歃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王孫雄吳大夫也齒年也不以年齒對也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正適也齊

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宋今睢陽徐今大徐夷淮夷也將夾溝而廖我旁擊曰廖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以侯伯之禮見天子也吾須之不能不能待見天子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愈益也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先使吳先歃也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欲決一計求先晉也濟成也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言人不能以危易安以死易生則何貴於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

與我同長老也沒終也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遷轉退也絕慮道遠也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言晉不能以死與我爭事君勇謀於此用之勇而有謀正謂今時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挑晉求戰以廣大民心示不懼也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朋羣也勉勵士卒以奮激其羣黨之勢使有鬭心也勸之以高位重畜重畜寶財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備具也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推先我也我既執諸侯之柄爲盟主故執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獲收也誅責也不責諸侯之貢賦而先罷之罷遣諸侯令先歸也諸侯必說說喜也既而皆入其地入其國境王安挺志挺寬也一日惕一

日留惕疾也留徐也以安步王志步行也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設許其勸勉者以此民封之於江淮之間以恐之必速至也

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秣粟也夜中乃令服兵擐甲夜中夜半也服執也擐貫也甲鎧也係馬舌出火竈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也出火於竈外以自燭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徹通也以百人通爲一行百行爲萬人謂之方陳行頭皆官帥擁鐸拱稽二君皆云官帥大夫也昭謂下言十行一嬖大夫此一行宜爲士周禮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擁抱也拱執也抱鐸者亦恐有聲也唐尚書云稽棨戟也鄭後司農以爲稽計兵名籍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幡也文犀之渠謂楯也文犀犀之有文理者十行一嬖大夫十行千人嬖下大夫也子産謂子南曰子晳上大夫汝嬖大夫建旌提鼓析羽爲旌提挈也挾經秉枹在掖曰挾經兵書也秉執也十旌一將軍十旌萬人也將軍命卿也載常建鼓挾經秉枹日月爲常鼓晉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建謂爲之楹而樹之爲萬人以爲方陳百行故曰萬人正曰方也皆白常白旟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交龍爲旟素甲白甲也矰矢名以白羽爲衛荼茅秀也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熊虎爲旗此王所帥中軍左軍亦如之亦如中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之屬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鳥隼曰旟尚赤左陽也丹彤也朱羽染爲朱也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

据補音當作丁寧令丁謂鉦也

紟

之矰望之如墨黑漆甲也尚黑右陰也為帶甲三萬帶甲被鎧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丁寧謂鉦也唐尚書云錞于鐲非也錞于與鐲各異物軍行鳴之與鼓相應也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譁釦讙呼也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周繞也飭治也乃令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請問也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偃匽也接合也今大國越錄錄第也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敢問先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言無以告祭於天神人鬼無姬姓之振也振救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徒步也遽傳車也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乎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億安也負恃也安恃其衆而不用征伐戎翟楚秦卑周者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弟言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節而征伐同姓兄弟之國謂魯衛之屬或云謂晉滅虞虢韓魏然虞虢韓魏皆在春秋之始非所以責定公也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爵次當為盟主進則不敢不敢過先君也退則不可亦不可不及也今會日薄矣薄迫也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集成也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言欲戰以決之也不勝則服事君若勝則為盟主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離

之外藩籬壁落也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賈唐二君云稱呼也左畸軍左部也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人死士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賈唐二君云剄剄也酬報也將報客使死士自剄以示其威行軍壯用命也耶謂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王使罪人自剄以誤吳故夫差傚之董褐既致命致命於晉君乃告諸趙鞅趙鞅晉正卿趙簡子也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類似也傳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墨黑氣也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難反畔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毒猶暴也言若猛獸被毒悖暴也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主趙鞅也然而不可徒許也徒空也不空許宜有辭義趙鞅許諾

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觀示也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曩向也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謂不朝貢也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貞正也龜曰卜以火發兆故曰陽言吳欲正陽卜收復文王武王之諸侯以奉天子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孤以下晉辭也密比也邇近也訊讓曰至訊告也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此晉述天子告讓之詞也同姓元侯曰伯父吳伯父吳先君也不失四時必率諸侯脩朝聘之禮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今謂夫差也虞度也言夫差有蠻荊之備廢朝聘之禮不得繼世續前人之職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

此訊亦誶之譌

君憂休息也周公周之太宰諸侯之師也君有蠻荊之虞故命晉以禮佐助周公與兄弟之國相見
令朝聘天子息君憂周之憂也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掩蓋
也淫猶僭也名號也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垣者喻禮防雖短不可踰也王室雖卑不
可僭也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言吳姬姓而自僭號況於蠻荊有何義於周室
而不為乎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命圭受賜圭之策命周禮
伯執躬圭吳本稱伯故曰吳伯諸侯是以敢辭辭不事吳也夫諸侯無二
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干犯也而
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長先也弟後也吳王許
諾乃退就幕而會幕帳也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

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己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
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
勇獲吳大夫也徒師步卒也郛郭也託為過賓而焚其郭去其守備使不敢出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王孫苟吳
大夫勞功也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
二兄弟之國遠疏也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貫赦也被甲
帶劍挺鈹搢鐸挺拔也搢振也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
舉栢舉之戰在魯定四年毒暴也中原原中也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舍善於吳楚
師敗績王去其國昭王奔隨遂至于郢郢楚都也王總其百執

事賈侍中云王徃也百執事百官也昭謂王闔廬也賈君以爲告天子不宜稱王故云徃也下言夫概王不避天子故知上王爲闔廬也以奉其社稷之祭言脩楚祭祀也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概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昆兄也夫概王闔廬之弟也傳曰夫概王先歸自立故不能定楚而歸今齊侯任不鑒于楚任齊景公孫悼公之子簡公任也不鑒不以楚敗爲鑒戒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說云謂齊納欒盈以伐晉昭謂兄弟魯也哀十一年春齊伐魯故其年吳會魯以伐齊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劒挺鈹搢鐸遵汶伐博博齊別都簦笠相望於艾陵唐尚書云簦笠夫須也昭謂簦笠備雨器也相望言不避暑雨艾陵之戰在上傳曰五月克博至于嬴是也天舍其衷齊師還言敗而還夫差豈

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文武二后也歸不稔於歲言伐齊之明年不至於穀熟而復出師也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兄弟諸姬也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克能也成事成功也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周王景王子敬王丐也紹繼也享獻也繼先王之禮獻我一人我心誠嘉之也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說云謂民流厲王於彘也昭謂子朝篡立敬王出奔民成周之民助子朝者余心豈忘憂恤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不但憂四方乃憂王室也今伯父曰戮力同德戮并也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而女也介大也伯父多歷

年以沒元身元善也伯父秉德已侈大哉侈猶廣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儆也越大夫種乃倡
謀發始爲倡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
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日昔日也卜於天天若棄吳必
許吾成既罷弊其民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之言者今吳民既罷罷勞也而大荒
荐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惡者今尙無有而囷鹿空虛員曰囷方曰鹿其
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蠃蚌蛤之屬濱涯也天占既
兆兆見也人事又見謂怨誹也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
會奪之利無使失悛悛改也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

至罷歸也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遠兵而以
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都也若事幸而從我言從我而戰我
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戰
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之吳
王若慍而又戰慍怒也幸遂可出使出奔也若不戰而結成
成平也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
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勾踐問
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
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徼要也唯是車馬兵甲卒伍

既具無以行之（行猶用也）請問戰奚以而可（以用也）包胥辭曰不知（謙也）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良善也）能博取於諸侯（取貢賦也）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問政惠所行也）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觴爵名豆肉器簞飯器）飲食不致味（致極也不極五味之調）聽樂不盡聲（不盡五聲之變）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敬長老也）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此小惠未徧故未可用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不專取也）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裁謂有餘則稅之）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西南北皆以中國言之）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

則不知民之極（極中也）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銓稱也）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勾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皋如之屬）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命告也）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勾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阿曲從也）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賞賞不失勞聖通也）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嚴猛也）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說云別物善惡昭謂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辯別也）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禦之備堅審密不可攻入也）大夫皋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聲謂鐘鼓進退之聲聲不審則衆惑也）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城門也）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三君云告不任兵事也昭謂告者謂有善計策及職事所當陳白者不任兵事則下所謂眩瞀之疾筋力不足以勝甲兵者告是也）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不審謂欺詐不實也）過及五日必審之（使熟思計之也）過五日道

影宋本脫檐謂二字

將不行道術也過五日則晩矣軍當出也故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也王北向夫人南向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外政國事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婦人禮送迎不出門乃闔左闔塡之以土閉陽開陰示幽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笄簪也去笄去飾也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說云檐屋外邊壇也唐尚書云屋名也昭謂檐謂之樀樀門戶掩陽也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於國是子也均平也脩墾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

無出外政無入內國政外軍政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示當守備也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示憂戚無飾也王乃之壇列鼓壇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誓告之處而行之至於軍軍所之地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環金玉之環瑱塞耳問遺也通行賂以亂軍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六十

曰耆七十曰老（注）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轉入也）子爲我禮已重矣（重矣去父母而來也）子歸歿而父母之世（歿終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捷勝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若汝也已止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和（上下皆和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果勇決也）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處止也）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鬻賣也）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江松江去吳五十里）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在魯哀十七年）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須後命也）

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踰度也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中水水中央也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復有中軍故亦中分其師以禦之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潛嘿也涉度也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沒地名也又郊敗之郊郭外也三戰三北三戰笠澤也沒也郊也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王宮姑蘇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不言越委制於吳謙而反之也

王伯厚云海口當作浹口

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言越先君與吳有好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也長久也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寓寄也其與幾何言幾何時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各三百人以奉

之在所安可與居者夫差辭曰天既降禍于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說告也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在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上征上國上國中國也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玉圭璧也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集成也言下其羣臣以明吳不用子胥之禍

國語卷第十九終

十四葉末葉十五行

國語卷第二十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越語上

韋氏解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山處曰棲會稽山名在今山陰南七里吳敗越子夫椒遂入越越子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乃號令於三軍號呼也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號令三軍而言父兄昆弟者方在危阨親而呼之也國子姓年在衆子同姓之列者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知政謂為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賈人買賤賣貴者

裘翻宋本亦不從艹此
字殊古

夏則資皮資取也冬則資絺絺葛也精曰絺麤曰綌旱則資舟水
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
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
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
後晚也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
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傳曰使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也曰寡
君勾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
徹達也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不足
以屈辱君親來討也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
王進女爲女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
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
左右在君所用也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爲斃
不血食也係妻孥係繫也死生同命不爲吳所擒虜沉金玉於江不欲吳得之
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也是以帶甲
萬人以事君也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
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寧安
也言戰而殺是萬人與安而得越國二者誰爲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
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

之民無所移 環繞也三江松江錢塘浦陽江也言此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 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 言勢不兩立也 將不可改於是矣 言滅之之計不可改易也 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 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也 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 言習俗之異也說云吳是時未知以車戰申公巫臣使其子狐庸教之昭謂狐庸教吳魯成公時也至此哀元年歷五公矣非未知也吳地勢自習水耳 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矣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 上言請大夫女女於大夫故因此而納美女於太宰嚭以求免也嚭吳正卿故楚大夫伯州犂之子也魯昭元年州犂爲楚靈王所殺嚭奔吳唐尚書云平王殺之非也 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成平也 勾踐說於國人 說解也 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 執猶結也 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 更改也 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 將三百人以入事吳若宦豎然 其身親爲夫差前馬 前馬

王伯厚云太湖當作大末

前驅在馬前也 勾踐之地南至于勾無 今諸暨有勾無亭是也 北至于禦兒 今嘉興語兒鄉是也 東至于鄞 今鄞縣是也 西至于姑蔑 姑蔑今大湖是也 廣運百里 言取境內近者百里之中耳東西爲廣南北爲運 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 蕃息也 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 禮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今不待禮者務育民也 將免者以告 免乳也 公令醫守之 醫乳醫也 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 犬陽畜知擇人 豚主內陰類也 生三人公與之母 母乳母也人生三者亦希耳 生二人公與之餼 餼食也 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 當室適子也禮父爲適子三年 支子死三月釋其政 支子庶子 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 宦仕也仕其子而教之稟以食之也 其達士潔其居 潔其館舍 美其服 賜衣服也 飽其食 稟餼多也 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 禮之於廟告先君也 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 稻糜脂膏也 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 爲後用之 將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

有三年之食 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 有節度也 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 姑且也庸用也 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勾踐旣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 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 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 言多也犀形似豕而大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億三千所謂賢良也若今備衛士 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 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也 吾不欲匹夫之勇也 匹夫輕儳徼功要利者 欲其旅進旅退也 旅俱也 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 離伍獨進也 退則無恥 不畏戮辱 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 言得一國之歡心 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 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可不爲之死乎 是故敗吳於囿 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 又敗之於沒 沒地名在哀十九年 又郊敗之 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 夫差行成

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與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甬江句章也達王出之東境也吾與君爲二君乎待之若二君然夫差對曰寡人禮先一飯矣言已年長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間欲以少長求免也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宸屋霤宇邊也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也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次舍也遂滅吳

國語第二十終

國語第二十一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越語下

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勾踐三年魯哀之元年也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持守也盈滿也有定傾定安也傾危也有節事節制也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定傾者與人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謙傾危之中當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節事者與地與地法地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

可彊成之屬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陽盛則損月滿則虧盛而不驕盛元氣廣大時也不驕不自縱弛也勞而不矜其功勞動而不已也矜大也不自大其功施而不德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隨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作起也攻者爲客起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人事謂怨畔逆亂之萌也先動爲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盈國未富實而君意溢也未盛而驕自驕泰也不勞而矜其功未有勤勞而自大其功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吳未有天災而欲伐之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天應未至人事不起故逆於天而失人和也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

躬身妨害也靡損也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德尚禮讓勇則攻奪兵者凶器也言害人也爭者事之末也言賢者脩其政德而遠方附事之德不行然後用武故曰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陰謀兵謀也勇爲逆德也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始以伐人人終害之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淫佚放濫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貳二也二言陰謀淫佚也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五湖今太湖也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

人奈何（已在傾危故先問與人）范蠡對曰卑辭尊禮（言當卑約其辭尊重其禮以求平也）玩好女樂（玩好珍寶也女樂謂士女女於士大夫女於大夫）尊之以名（謂之天王也）如此不已（不已謂吳不釋也）又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重器寶器也）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委歸也屬附也管籥取鍵器也月令曰脩鍵閉愼管籥）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官於吳（官爲臣隸也）三年而吳人遣之（勾踐以魯哀元年棲會稽吳與之平而去之勾踐改脩國政然後卑事夫差在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此則魯哀五年也）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更脩政故問節事）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爲一不偏也不失不失時也）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受其名受其功名也利謂萬物終歸於地也）美惡皆成以養生（物之美惡各有所宜皆成之以養人也）時不至不可彊生（物生各有時也）事不究不可彊成（究窮也窮則變生可因而成也）自若以處（若如也自如無妄動也）以度天下待

其來者而正之 不先唱待其來而就正之 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 功農穡絲枲之功也 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 貨財曰府米粟曰倉 民衆殷 殷盛也 無曠其衆以爲亂梯 曠空也梯階也無令空曰廢業使之困乏以生怨亂爲禍階也 時將有反事將有間 府天時事人事也反還也間隙也時還則倂在越而吳事有釁隙也 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 恒常也制度也 事無間時無反 吳事無釁隙天時未在越 則撫民保教以須之 保守也 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 三樂三時之務使之勸事樂業也 不亂民功不逆天時 從事有業故功不亂因時順氣故不逆也 五穀稑孰民乃蕃滋 稑和也蕃息也滋益也 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 交俱也 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 陰陽謂剛柔晦明三光贏縮用兵利鈍之常數也 柔而不屈 外雖柔順內不可屈 彊而不剛 內雖彊盛行不以剛 德虐之行因以爲常 唐尚書云言無德行虐習以爲常昭謂德有所懷柔及爵賞也虐謂有所斬伐及黜奪也以爲常以爲常法也 死生因天地之刑 死殺也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四時之法推亡固存亦是也 天因人 因人善惡而福禍之 聖人因天 天垂象聖人則之 人自生之天地形之 形見也見其吉凶之象 聖人因而成之 因吉凶以誅賞也 是故戰勝而不報 敵家不能

報也取地而不反不復反敵家也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爲治國也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說云魯哀三年昭謂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先人允常就世終世也吾年既少未有恆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游田故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委歸也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那於也甚焉言見困苦也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天時浸乃可以動也彊索者不祥索求也得時不成反受其殃言得天時而人弗能成則反受其殃夫差克越可取而不取後復見滅是也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有奪予而復奪也有予天所授也不予天所去也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未可知或時不得也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五年魯哀十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樂聲色也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優謂俳優也憎輔遠弼相道爲輔矯過爲弼聖人不出聖通也通知之人皆隱遁也忠臣解骨賈唐二君云解骨子胥伏屬鏤也昭謂是

（時子胥未死解骨謂忠良之臣見其如此皆骨體解倦不復念忠也）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御猶將也言皆曲意取容轉相將望無復相非以不忠正者也偷苟且也）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吳必亡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王聞之賜之屬鏤以死在魯哀十一年）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害殺忠正故為逆節萌兆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形見也天地之占未見征征伐也）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雜猶俱也刑害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稻蟹食稻也）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飢困愁怨之事未盡極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固故也）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參三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今其禍新民恐（稻蟹新也）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

也（支猶堪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殆危也言伐吳於事尚危也）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爲此者示不以吳爲念也）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肆放也常舊法也）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馳騁射獵不以爲意必不脩德而縱私好以盡民力也）又使之望而不得食（怨望於上而天又奪之食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殛誅也）王姑待之（且待時也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爲玄謂魯哀十六年九月也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也）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諺俗之善語也）曰觥飯不及壺飧（觥大也大飯謂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飧之救飢疾也言已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也）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微無也）臣固將謁之（謁請也請伐吳也）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蹶走也）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不忍其忿也）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贏縮進退也轉化變易也）天節固然（固然有轉化也）唯謀不遷（謀必素定不可遷易也）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謂若黃帝湯武也）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

紀以爲常（隨其嬴縮紀猶法也四時有轉運用兵有利鈍也周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是也）無過天極究數而止（極至也究窮也無過天道之所至窮其數而止也）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皇皇著明也常象也）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明謂日月盛滿時也微謂虧損薄食也法其明者以進取行其微者以隱遁）陽至而陰陰至而陽（至極也）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困窮也匡虧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隨其運轉虧盈晦明之常也）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後動先先動也用陰謂沉重固密用陽謂輕疾猛厲）近則用柔遠則用剛（敵近則用柔順示之以弱遠則抗威厲辭以亢禦）後無陰蔽先無陽察（後動者柔舒靜爲陰蔽也先動者恭顯露爲陽察也）用人無埶往從其所（蓺射的也無蓺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爲制不豫設也故曰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彊來禦已其陽節未盡尚未可克故曰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之戰也）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彼有災變則可）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言雖有災民尚逸飽則未也）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彼陽勢已盡而吾陰節盛滿則能奪之也）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爲客於時宜爲人客剛強力疾陽數未盡雖輕易人猶不可得取也）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爲主人安徐重固陰數未盡雖柔不可困迫也）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陳有牝牡使相受也在陰

另起

爲牝在陽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晏晚也周旋無究究窮也無窮若
日月然也今其來也剛强而力疾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也王姑待之
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魯哀二十年冬十一月越圍吳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滅吳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
姑蘇宮之臺也在吳閶門外近湖或云賢賢妃良良貨唐尚書云重祿寶璧也昭謂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
君子齊言士也吳語曰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賈侍中云重祿大臣也使王孫雄
行成於越雄吳大夫王孫姓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
會稽使越棲於會稽時也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
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

爲之庸庸用也因天時以爲功用也得時弗成天有還形還反也形體也天
節不違五年復反節期也五年再閏天數一終故復反也小凶則近大
凶則遠小凶謂危敗大凶謂死滅近五年遠十年或二十年也先人有言曰伐
柯者其則不遠先人詩人也執柯以伐柯其法不遠以言吳昔不滅越故有此敗此亦
不遠也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
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俞益也王又欲許之范蠡
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
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
十年不收於國勤身以謀吳也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冀望也易望已不勤

難也 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 提挈也 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 忌惡也 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 子爵也言越本蠻夷小國於周室爵列不能成子周禮諸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 故濱於東海之陂 濱近也陂崖也 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 鼃黽蝦蟇也水邊亦曰陼 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 靦面目之皃也諓諓巧辯之言也方欲推吳之請故自甲薄以不知禮義也 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 謂以辭告越王 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 執事蠡自謂也 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 無使我爲子得罪也 使者辭反 反報吳也 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事將易朞是也 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 勉王以德欲隱遁也 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爲

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制法也意志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以善金鑄其形狀而自朝禮之也）浹日而令大夫朝之（從甲至甲爲浹浹帀也）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環周也）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誓告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鄉方也天神地祇四方神主當征討之正）也（其封疆也）

國語第二十一終

七葉末葉十八行

天聖七年七月二十日開印

江陰軍鄉貢進士葛惟肖再刊正

鎮東軍權節度掌書記魏庭堅再詳

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真本乃刊正增式

天聖三行上空七格

明道一行頂格起

十九行

此書首借朱秋厓所臨惠松厓校閱本對勘而
參以傳錄陸勅先校本亦可自信為善本矣
繼得影寫明道本爲余友顧澗薲臨之宋
本之妙前賢所校實多闕遺遂一一改訂
如左書中稱影宋本者皆盡美盡善
也而今而後國語本當以此為最勿以尋
常校本視之
乾隆乙卯八月棘人黃丕烈識

宋本國語從来罕有義門先生以不得購
見為恨事此書晚出可謂唐臨晋帖矣末册
有跋語原委可證　蕘圃

錢遵王印寫錢宗伯家藏宋刻本与今本大
異今歸於葉林宗借勘一過戊戌夏五月六
日常熟陸貽典校畢識　六月十二日燈下覆校畢　勅先

戴剡源先生讀國語曰先儒竒太史公變編年
為雜體有作古之材以余觀之殆放于國語
而為之也此真讀書好古之識世無戴書
人但知蘇歐通套評論之而已　洞庭葉石
君識時年六十有七三月十一日識

乙卯夏日用影宋本覆校一過澗蘋顧廣圻記

明道二年所刊國語印本不可得見此影
寫者時章獻明肅劉后臨政諱其父名
通字每缺一筆今所寫尚然精審可
知矣傳校本外間多有余亦屢見之錯

誤脫落均所不免近陳氏樹華曾著外傳攷正所據亦傳校本故終不得其要領如周語欲城周者注欲城周者欲城成周也今本正文衍成字并添注為甚蕪累之語魯語魯夫人辭而復之今本夫人作大夫若是則敬姜何以為別於男女之禮乎又笑吾子之大也注謂驕滿也蓋大即驕泰字今本於正文加滿字遂改注謂為滿以就之此類未往往未經改正往者惠松厓先生假陸勅先所校於沈寶硯寶硯秘不肯出今荛圃黃君乃以真本見借所獲抑何奢欤悉心讎勘兩踰月始克歸之自今而後宋以下本皆可覆瓿矣

乾隆乙卯六月四日澗蘋顧廣圻書

中华古籍保护